

# 淘贝的妇女

司马文森

1963年父亲重返印尼，出席第二届亚非作家常设局会议、亚非作家执委会会议，曾在峇厘停留9天，有感印尼妇女的勤劳，写文章《淘贝的妇女》，把印尼妇女庆祝国庆的照片配上。——小莘

Barisan wanita dalam pawai 17 Agustus



有人对我说，在沙努尔看日出，是一种高尚的享受。

沙努尔的确是个好地方，这儿的海景不但是雅加达的芝灵津比不上，在别的一些印度尼西亚滨海城市，我也很少看见。因此到峇厘来的西方游客，总喜欢在沙努尔海滨旅馆住住，游水，听涛声，看日出。

我不是游客，自然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。由于有早起习惯，对这“高尚的享受”也不愿放过。因此，每当太阳还没出海，我就在沙努尔海滩上，踏着细软、润湿的沙地，做半小时左右的散步。清晨时分，在我9天逗留期间，很少看见潮涨。潮落了，巨浪朝与海岸相反方向打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后浪推前浪，越打越高，正如我们常说的，后浪推前浪，一浪高一浪。海滩裸露着，有水草、有贝壳，还有在横行着赶不上退潮的海螃蟹队伍。太阳还没从海那边、水平线上爬起，天空一片蓝灰色，和浩荡爪哇海连接成一块。深蓝色的海水、银链一样的浪花，描画成一幅大自然美好图画，简单、朴素，却雄浑有力。

你以为自己起得早，实际并非如此。

海滩不是静止的。人类的生产活动，比计时表更准确，你看，那儿不是有人走过来了？一群小姑娘，头上顶着小竹筐，顺着海岸走过来。她们是拾贝的，这儿丰富的贝壳，给她们找来了一点微薄生计。她们从海滩上捡到各种形状的精美小贝壳，然后用灵巧的小手，把它们串成精致项链，向游客兜售。另一种人也来了，那是渔夫，他们披着网，提着钓竿，身背鱼篓，向水深地方走去，相传在退潮时，有不少鱼虾就滞留在潮尾，只要有人去打捞，总会有些收获。几乎是同时的，我又看见那些淘贝的妇女。她们大都是20岁到40岁、体力较强的妇人，让缀补破烂的上衣遮住胸脯，裸着背，头上顶着竹筛、竹箩，还有锄头。

这种淘贝的妇人为数颇多，她们的劳动强度大，收入短少，然而，人数却越来越

多，不是市场对那些可以用作烧灰原料的贝壳需求有所增加，而是人们的生计一天天地艰难了。这种劳动者给了我极深的印象：她们淘贝的妇女必须在潮水降落时赶着时间劳动，用锄头在滞着尺来深浅水的沙滩上锄、淘，让杂有大量沙土的贝壳在竹筛里一层层地浮现然后装进竹箩，把上衣盘在头顶，用头顶着运上海岸。锄、淘、筛乃至运，都是沉重的劳动过程，然而她们工作得很熟练、很自然。我非常佩服她们的颈力，一个普通妇人能用她的头顶上五六十公斤贝壳，从沙滩运上岸，如果有10小时不涨潮，她们就这样工作上10小时，没有休止地上下奔波。然而她们一天劳动所得，不过10来盾钱，每月只有500盾左右，而住在这海滨旅馆的人，每天仅仅交付房金就要1500到2000盾，足够她们劳动三至四个月的收入。

从这些淘贝妇女，使我想起峇厘的其他妇女，她们是印度尼西亚所有妇女中劳动力最强的！如果你到了市场，整个市场似乎就只见妇女们在活动，她们把农副产品，用头顶着从家里走了10多公里，到市场去换了所需的日用品回来；如果你到了田间，插秧、剪穗也大都是妇女，如果你再到村庄去作访问，舂米、喂猪、照顾孩子、晨昏定时礼神的活动，甚至于筑路修建房子也是妇女，在峇厘一切方面的生产活动，都离不开妇女。

我曾经问过我的峇厘朋友：是不是男女比例悬殊过大？他说：“不存在这个问题。”那么，是什么问题呢？“峇厘是个宝岛，然而近百年来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，都被当作游览中心，没有发展生产，人们生活在半原始经济状态。年轻男子一到成年阶段，大都到外岛去找寻生计了，男的不在，自然一切劳动就由妇女来代替了。”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符合历史情况的，也驳斥了殖民主义者一种诬蔑性论调：峇厘男子懒惰，只会吃现成饭，斗鸡……

从潮落到潮涨，沙努尔一直是繁闹的，然而，并不因为不断来了游客，而是人们必须在这儿找寻生计。每天我都和那些淘贝的妇女见面，当她们宁静地无表情地把一筐筐湿贝壳顶在头上，从沙滩走向海岸，我就想起我那峇厘朋友的另一句话：“我们已独立了，这种经济落后的状态必须改变！”这是峇厘新生的、年青一代的呼声，也正是峇厘全岛200万人民共同的愿望。有人告诉我：当峇厘上演一部介绍中国妇女生活影片时，当银幕上出现了中国女工程师、女医生、女拖拉机手、女航空员的时候，掌声就没间断过，那不正是她们多年来压在心里的声音！

（原载1963年9月12日《北京晚报》）